

杜詩言序

杜詩言志卷八

佚名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少陵生平齎志未酬，故於懷才不遇之士每

相感觸引爲同心如李白鄭虔皆其所咨嗟  
慨惜流連不置者也至於古人則武鄉侯尤  
甚蓋諸葛公自比管樂而其爲純王之正則  
絕非管樂所可及故於詠懷古蹟篇中獨極  
其尊崇推奉之意而此篇則專傷其功業之  
未成亦所以自喻也起二句言武侯輔相先  
主立國成都其才名誠爲千古之絕調故蜀  
人追思之爲之立祠至今俎豆之不倦不觀

於錦官城外森森叢柏中。卽其祠堂之所在乎。然此祠堂之傳於後世。豈武侯之心哉。祠堂之中所有者。映階之碧草耳。柏樹中所存者。隔葉之黃鸝耳。然碧草年年自爲春色。於武侯何與。黃鸝日日空傳好音。於武侯何補。千載而下。武侯何賴此二者以爲武侯。彼其生平之所爲。鞠躬盡瘁。欲得當以報者。原爲三顧草廬。付託之重。故出而馳驅。不憚頻疊。

煩勞而以盱衡天下爲計。是以輔先帝於前，  
報後主於後。兩朝之重，以一心肩之。開其草  
創之弘基，濟其艱難之大業。奈何攘除興復  
之勳未集，而皇天不佑。星落秋原，出師未捷。  
身已先死，使生平所負之志，竟付之流水。英  
雄至此，能無慟乎。夫英雄原爲世出，而出一  
英雄，又使之無所成就。齎志而死，是又不如  
不生此英雄也。英雄當此，旣已自悲，而又能

使天下之凡爲英雄無所成就者同聲一慟  
以流恨於無旣也。清淚滿襟能相斬耶。

石笋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  
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  
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  
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  
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

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  
不疑見本根。

此少陵重傷時事而借石笋之誣罔以痛詆  
之也。按肅宗上元元年李輔國遷上皇於西  
內二年李光弼爲魚朝恩所偪與史思明戰  
敗績河陽復陷是時少陵正居成都聞此憤  
恨故作此詩言此等閹豎小臣專務容悅以  
媚君上苟不之察受其蒙蔽則擅權舞智其

患有不可勝言者。正如此益州城西門之外  
雙蹲之石笋也。夫此石笋，不過是古墓前華  
表之類。因年月深久，苔蘚剝蝕，遂嶙峋斑駁  
如波濤之痕，而俗態無知，遂相傳以爲海眼  
因而附會其事，以爲雨中往往得瑟瑟之珠。  
一人言之，眾人和之，恍忽之間，牢不可破。是  
安能與之明論其得失乎？夫石笋以擅此虛  
名，使人謬爲恭敬，駿奔於其側，正如彼以蒙



蔽爲能者，竊弄威權，使政化錯迕，至於身處  
傾危之勢，而猶然濫受恩寵，是安得大力之  
士，拔而擲之於天外，投畀有昊，使其根本呈  
露，原無影響，庶幾訛傳盡絕，而疑團豁然消  
釋耶，奈何使之盤踞於此，而長受其欺罔也。

建都十二韻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  
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東人望，其

如西極存時危當雪恥計大豈輕論雖倚三階  
正終愁萬國翻牽裾恨不死漏網辱殊恩永負  
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客江劍隨事有田園  
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  
昏昏願枉長安日光輝照北原

此譏建都紛更之多事也救時急務在於用  
賢任將平亂息民果能志氣清明計安社稷  
則忠貞効力而僥倖邀功之輩遠跡矣不此

之務而聽信一班冒功計利之徒全無憂國  
憂民尊君親上之意各分朋樹黨曲爲其私  
此建都之議所由來也故少陵謂方今民生  
未遂戎馬相仍諸臣只知冒濫功名思議敘  
在雲臺之上而誰能捍衛王室以扶黃屋之  
尊徒爲此一建一革移西就東罔恤宗社之  
恥在於何所不識國計之大在於何事意謂  
三階已正可倚以無憂而不知萬國之翻方

愁其莫測。此誠忠臣義士之所爲歎息痛恨者。我昔在朝。曾有牽裾之事。惜乎未能死諫。而忝辱殊恩。以漏網。今者永負賈誼漢庭之哭。遙憐屈原湘水之魂。而分隔休官。無由進諫。但耐寒守賤。遠客江劍之間。隨分居貧。薄有田園之產。然而青蒲之節。則已爲勁風摧斷矣。翠竹之根。則已爲嚴霜埋沒矣。尙何能復出一言。復建一議哉。所恨在廷之臣。衣冠

徒爲穰穰而以君國爲秦越使關輔之地兵  
戈不息長此昏昏然則今日之所望者復有  
何人惟有遙祝聖天子自奮乾剛布昭聖武  
大啟其長安光輝之日以臨照於北原而已  
而何事此荆南之建革爲哉如此著解則語  
意本自渾融於起結處措置吻合而中間入  
自己一段亦自得體雖有心關切而限於地  
分不復可言之義錢氏箋註謂回憶房琯分

鎮討賊之議而追咎於肅宗之不識大計以致怒瑄而並罪及於少陵則是一篇怨懟君父文字非忠厚之旨矣決不可從。

戲題王宰畫山水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

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  
州快剪刀剪取吳淞半江水

老杜諸題畫詩俱極精鑿務使良工心苦意  
匠慘澹都爲寫出卽彼畫中之詩便是先生  
詩中之畫此篇又不獨得畫中之神髓並連  
古今來擅能之事抱道之人一例勘破故說  
一句能事不受相促迫彼登壇而受拜居廬  
而待聘者何獨不然耶是知汲汲求合者皆

無能之人也。十日五日一水一石，非泄慢也。時有未至，寧姑待之。正得躊躇滿志，一往莫禦神理。此真善於描寫壯哉。以下十一句，則絕似太白爲青蓮勝場。蓋太白詩以氣勝，縱橫奇闢，光怪陸離，不甚著理解而少陵則以理勝，必沉著痛快。此其所以異也。此篇獨甚似太白，以題畫詩則以奇闢爲妙耳。結句謂看畫中江水，觸着舊遊吳淞之勝，思快刀剪。



取直使此山此水靈活變現非幘障中物也  
異哉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尙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  
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  
寥不復聞。

少陵於詠古蹟詩皆有感歎淋漓盡致而此  
一首則氣韻澹遠如天外三山夫人生之所

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樓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

此先生借不材之木，以致其疾惡之嚴也。言吾生平喜清白而惡沓冗，凡事皆然而於種植樹木亦若是。故於堂成之後，每於書齋中常獨持斧柯，以繞徑遊覽。見彼幽隱之中，蕃植之易者，頗多雜糅而不馴，卽加之剪伐。無如愈剪愈多，蓋惡木之易生，固如此也。然彼

雖繁多而吾之剪伐不至於盡絕不止於是  
嘉木始得以直遂如枸杞之類可爲吾有矣  
獨於雞棲有所不便耳吾安能任彼棲者便  
而斫此斧柯於不用乎乃知世上不材之類  
而漫然得以婆娑生長而不遭剪伐者以其  
原有一等以爲便如雞棲者在也其亦異乎  
吾之所取矣

病柏

有柏生崇岡。童童狀車蓋。偃蹇龍虎姿。主當風  
雲會。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千年根。中  
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  
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鷗鵠  
志意滿。養子穿穴內。客從何鄉來。佇立久吁怪。  
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此借病柏以喻國家當多難之秋。遂難以任  
之天命也。首言蒼蒼之翠柏。生於崇岡之上。

童童然狀如車蓋。夫豈不似有國家者。當盛  
隆之時。據尊崇之業。乘輿威重。羽葆森嚴。且  
觀其偃蹇騰踔之姿。龍拏虎攫。與風雲相際  
會。是又如興王之天錫智勇。羣策羣力之所  
輔佐。一時大勳既集。何等赫濯聲靈。故其時  
創垂統緒。綱紀整肅。蕩平正直。四海訓行。亦  
如此。柏之亭亭物表。如有神明憑於其上。勁  
直而不阿。故老見之。皆爲起敬而下拜焉。奈

何日久弊生。前賢之規模已遠。而後生之譎  
謬相承。一傳再傳之後。遂至昏亂。亦猶此柏  
忽而生病。猶是千年之故根。而中道沮喪。觀  
其顏色。頓然遷改。非復從前之榮適矣。彼其  
出於故根。非不得地也。其所蟠踞之高大。亦  
未嘗卑小也。而無如歲寒之不凋者。不復可  
憑。而柯葉日就衰壞。徒使有志挽回者。率其  
同類。如丹鳳之領九雛。而不得信任之權。惟

哀鳴於其外而善於作賊者恣其蠹害志得意滿以蕃其族類而彼反親之厚之爲之保護於其內病柏之自失其尊榮者如此旁觀者方且代爲吁嗟怪歎而彼懵然不知覺也夫豈不以爲有命在天而恃以無恐乎而未知彼浩蕩者實未可恃爲倚賴也則毋寧修省之爲善耶。

病橘

羣橘少生意，雖多亦奚爲。惜哉結實少，酸澁如棠梨。剖之盡蠹蟲，采掇爽其宜。紛然不適口，豈止存其皮。蕭蕭半死葉，未忍別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廻風吹。嘗聞蓬萊殿，羅列瀟湘姿。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寇盜尙憑陵，當君減饜時。汝病是天意，吾諗罪有司。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

此借病橘以喻窮黎之不足任征徭所當急



爲軫恤也。言今者兆民當此兵戈擾攘之後，廬井蕩析，不堪自立。正如此羣橘之病劇少，生意雖多，亦無益於事也。蓋旣病則結實少，而且味亦酸澁，中生蟲蠹，不足以適口。豈但欲僅存其皮，而遂可以爲橘哉？夫民之病亦猶是也，不能盡力於南畝，則無如芟如梁之獲，卽多螟螣蟲蟹之憂，尙何足以充軍糈而供上庾哉？其所以忍死而不去者，亦猶此病。

橘之葉半死，不忍辭故枝，卽搖落耳。何況時當霜雪，又值寒吹，旣已困窮，又遭離亂耶？夫物之無關於輕重者，雖聽其病可也。而此橘實爲瀟湘之貴品，充宮廟之所必須，此物不稔，則玉食無光，是橘之不可以病。而況斯民之稼穡，關於軍國者尤重，苟或不稔，則窘急有不可勝言。當此寇盜憑陵之秋，君王減饑以待，而汝居然以病告，或謂天意使然，然而

司民牧者，猶當加意軫恤。苟或不然，而徒以催科之不善爲有司罪，則敲撲從事，以致病者速趨於死，吾生多愁，又將增我愁思於無旣矣。不觀當日承平之世，徒以荔枝之獻致南海之濱，百馬奔騰，死於山谷間者，至今耆舊猶傳爲悲痛也。況當此兵戎之後耶？何爲視其病而莫之恤也。

枯櫬

蜀門多機欄。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眾亦  
易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積斧斤。凋  
喪先蒲柳。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  
人。生成復何有。有同枯機木。使我沈歎久。死者  
卽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  
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此借枯機比興。以歎蜀人之罹於徵發者。死  
亡略盡也。言我今流寓於蜀。見此蜀門之所

產每多欒櫚其樹皆極高大本易生之物也  
無如遭軍行之所取用割剝其皮至於已甚  
彼其材雖眾而爲斧斤之所交集其凋喪也  
反先於蒲柳雖布如雲之葉青青於歲寒之  
後亦何能以自保耶欒櫚之可悲者若此然  
豈獨欒櫚哉今此江漢間之民其能保守其  
生成而異於此欒櫚者亦寡矣自軍興以來  
徵發不絕前者死於沙場旣以不返後者復

長別鄉里。莫保其生。言念及此。使我沈歎無已。正如櫻櫚既枯。爲寒風所飄。如飛蓬旋轉在地。而黃雀之啾啾然。飲啐於其側者。但見其摧殘於藜莠之間。以滅沒無餘也。悲夫。

枯栢

梗栢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白鶴遂不

來天雞爲愁思。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

此以喻國家無知人之哲。致使老成播越。而關茸尊顯。至貽覆餗之譏也。細繹其語意。卽是少陵自寓之旨。言楸枏之林木之至美者也。無如枯索之後。體雖高大。而其色則慘慘然。無生意矣。彼其所以能高大者。豈一日之

故哉。問其生長之年。雖鄉黨中故老莫能紀其原始。蓋已不知其幾百餘歲。國家之賢才亦猶是也。本其幼學壯行之意。所積累而蘊蓄者。不知凡幾。稽其涯略。淵乎莫測。此等學殖幹濟。正當登之明廷。委以大任。奈何使之如此。枯枿空抱崢嶸之材。而上枝之摩皇天者。不濡之以雨露。潤色其巨圍。反遭雷霆之摧折。批鱗犯顏。而膺斥謫也。下根之蟠厚地。



者不以灌溉培其孔隙祇爲蟲蟻之所蠹害  
疾惡辟邪而招讒毀也於是遷播之餘饑寒  
切身亂離之中飄零失所凍雨落流膠痛剝  
肌膚也衝風奪佳氣骨肉離散也平昔之所  
恃爲毗倚者不復過問白鵠之不來也故交  
之所最爲關切者徒爲吝惜天雞之愁思也  
然而彼之昂藏自在雖含棟梁之具而絕意  
於功名故無復霄漢之志推原其由惟良工

之明於用舍者原少。遂令卓識之士。旁觀而代爲出涕也。夫旣使良材坎坷。則必至比昵。小人如彼榆柳之姿。反視爲可用。而種植之於水中。生成旣易。則枵然空大。截而取之。以擎承露之盤。不知其骨幹原不可以任重。裊裊然樹之。高危之位。將日卽於傾頽。以廟社徇之。可不惜哉。

草堂卽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  
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  
錢何處賒。

其詩亦自道其自得之樂。前數首已爲發明。而此一詩則尤可見者。以其最苦寒而恬適之況。猶然呈露。此其爲襟懷浩落。不可得而強也。故言今者草堂居此荒村之中。而又當建子冬寒之月。其爲寂寞孤冷可知。所有者

惟此亭亭獨立之一樹高出於儔等而已然  
而老夫於此忘其爲孤冷也亦不覺其爲寂  
寞也蓋嘗倚杖柴門而風雪之中猶有足寓  
吾目者但見波濤出沒中泛江之船且冒險  
而渡又見狂飈傾洞處徑邊之竹欹側而斜  
彼其僕僕然不遑寧處者必非無故也以視  
夫老夫之安然燕處於草堂之間者其勞逸  
何如耶且吾亦嘗追憶吾十年以來經過世

路如彭衙艱險。間道生還。皆今之雪裏江船。  
風前徑竹也。豈能若此草堂之安乎。卽由此  
而推之。異日則風塵海內。涕淚天涯。保無有  
若今日之雪裏江船。風前徑竹也。其能長有  
此草堂之安乎。然則今日之安。此草堂正爲  
慶幸之至。雖或寒苦。猶之密藻依魚。團沙宿  
鷺。頗堪自得。卽獨酒無錢可賒。我正不煩此  
以禁愁也。此先生之曠懷疏觀。爲安貧樂道。

之妙旨不外於作退一步想。吾願古今處憂  
逆之境者皆當效此得大安樂法也。

###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縶。細葉帶浮毛，疏花披  
素豔。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  
懷粉身念。

此江頭五詠之一也。卽草堂中之所有而漫  
興以爲詩。其中各有寄託。如此則六句引起。

而結語則以喻物之見用於世者，卽不能自全也。蓋嘗論之：人生不過出處兩途，出而用世者，卽當公爾忘私，不復以身家爲念。故三過不入，犯顏植醢，而忘世者，則寧曳尾泥塗，以自保其天年。若介乎出處之間，以弋取人間富若貴，而又欲全身以遠害者，此小人之尤。而自古及今，佩金章，縮玉符者，大半皆若人也。故少陵譏之曰：「旣不能高蹈遠引而屈

身於蘭麝一流爲世所用矣。卽不當復以粉身爲念，而吝惜之不置也。

麗春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種，卻怕有人知。

此以幽人之我貴，不屑與時流爭勝，而清畏人知也。



梔子

梔子比眾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與道氣  
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多。無情移得汝。貴  
在映江波。

此以見物之冷僻者。與隱逸人自相宜稱也。

鷓鴣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莫悵望。失水任  
呼號。六翮曾經翦。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

滯莫辭勞。

此以喻士君子不幸而爲世難所羈卽當寬以待之使得免於禍足矣無爲戚戚也是正得先生暫居草堂之意。

花鴨

花鴨無泥滓階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羣心妬。休牽眾眼驚。稻梁霜汝在。作意莫先鳴。

此亦自喻其忠信廉潔見嫉於時宜深自韜  
晦不必更爲多事也階前緩行從容自適也  
稻粱霑汝知分自足也羽毛獨立黑白分明  
不能以身之察察同於世之汶汶也羣心妒  
眾眼驚卽眾女嫉蛾眉謠詠謂善淫也卽此  
便是一篇三閭大夫傳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年落

日低畏人成小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  
心待馬蹄。

此自明非我忘世。乃世不我容。一片苦心。眞  
堪淚下。首言我與世本無異同。民胞物與。處  
處皆然。如早花之隨處而發。何地非生意。無  
奈世之於我格格不入。使我避地遠遊。若春  
鳥之啼於異方。今也來此。萬里之外。處此清  
江之上。已三年於此矣。但見日復一日。逝者

如斯寧有他望哉。惟是不知者見我之成此小築，幾於巢許以衡門爲樂者，而我非其人也。我固一日未嘗忘世，而惟見世之待我者，其可畏如此，因之逼迫褊急，切切求去，是知此幽棲者，性合然耳，非有他也。故三年以來，溪上之門徑，聽從榛草荒蕪，而不復縈情於馬蹄之下問矣。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此詩明己之看花飲酒。惜歡娛於非少壯之時者。皆非其真。故引淵明以自況。夫淵明生非其時。諡曰靖節。亦非專意於酒。不過有託而逃。少陵雖非其時。而少壯銳意功名。終羅坎壈。然後隱居江上。以飲酒看花爲事。豈其

志哉故言我果真以此爲歡娛則胡不早爲  
於少壯之時哉則是詩全在反面託出味之  
自見。

獨酌

步履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  
枯槲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  
是傲當時。

此自明退隱之意乃因乎其時非有意於行

遜以博名高也。夫聖人之用行舍藏行所無事。絕無有皦皦自好。傲睨公卿之想。故視有軒冕與無軒冕等。若以我之無軒冕傲彼有軒冕者。則是先有軒冕之見在其意中矣。若華歆之鉏金而揮之。是先有金之見在其意中也。以此視少陵。真是古今來第一流人。非彼小儒所能幾及。仰蜂行蟻正以喻所以退隱之故。非泛泛寫景也。解人自識之。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  
愁仍破，萬顆圓勻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  
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息，此日嘗新任  
轉蓬。

少陵生平傾陽未遂，自奔赴行在，以及屢從  
還京，官拾遺居省中者，前後僅及一載，遂爲  
讒佞所阻，躋險不安，出爲華州司功，觀其出

金光門所云移官豈至尊一語則滿腔血淚不知其幾千萬點矣茲於野人之送朱櫻又不覺觸動舊恩故作此以自歎野人贈櫻卽對針賜霑門下筠籠相贈卽對針玉筯金盤前後注射作法旣善而因今日之朱櫻感觸於昔日之朱櫻遂不禁其倍爲親愛細寫之寫讀如瀉謂自籠中出之於盤也一寫耳而作數回細寫者珍重之至不鹵莽滅裂也於

細寫之時。又見其顛顛圓勻無不同者。又極其歎賞而訝之曰。何其圓勻若此也。夫朱櫻亦何嘗若此。只是自己心中愛根生出如許色相耳。然後從而發明之曰。我之所以愛此不置者。蓋有所感觸故也。於是下四句憶昔云云。遂使胸中熱淚迸出紙上矣。若不先有此情。則作是詩。當爲謝野人乎。抑作詠歎朱櫻乎。無謂之甚矣。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  
渾漫興。春來花鳥莫勝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  
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  
同遊。

老杜諸詩除與人酬贈外。秦隴以前所作多  
不得意。如東都。如長安。如陷賊。如歸鄜。時如  
居省中。或經險難。或遭阻抑。或見所惡。或遇

可憂其寄興深微不苟然下筆所謂語必驚人者非奇譎之謂蓋以含譏穎脫別有意義耐人尋味惟至成都居草堂後黜陟既忘暫爲小憩故所作多遊戲之詩如爲農如田舍如泛溪如野老或古體或近體或五七言或斷句皆隨時寫意所謂漫興者亦非無意義之謂特以襟懷既曠則不復借此以爲諷刺也然則此詩一首正老杜發凡分別前後所

作之不同故曰聊短述也夫述非述水勢如海也只述己之暫得所安雖居如海之中而益足以爲樂也且可以漫興而爲詩也且思古之能詩如陶謝者與吾同爲此漫興也然則吾謂先生以退隱爲自得夫豈不然哉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暝  
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

地兩三家。

惟大厦然後軒楹敞。今以去郭得之。臺榭然後眺望賒。今以無村得之。於是縱其眺望之所至。而江平少岸。何寬廣也。樹晚多花。何幽秀也。魚兒因細雨而出。燕子受微風而斜。悠然自得。無不可樂。彼城中十萬戶之多。塵囂雜沓。何能有此地兩三家之清福耶。此亦草堂自得之詩也。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  
簟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尙浮名。淺把涓涓酒。深  
憑送此生。

天時莫妙於夜雨。而朝晴。而蜀中則常有之。  
以其夜雨。故林塘沾潤。而枝葉茂密也。以其  
朝晴。故衣裳乾爽。而枕簟皆清也。然則客居  
於此。雖屬異鄉。而風土致佳。何所不適。所不  
堪者。祇此老病隨身。不能卻耳。而亦何愁也。



浮名久矣，棄如敝屣。所謂不如生前一杯酒者，且淺淺自酌，涓涓不息，可以憑此而送吾老矣，而何復望耶？此亦自得之詩也。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情。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所存者。卽人所以爲人之道而存之者。卽以爲吾道是道也。何道也。蓋直道也。人之生本直。直則道存。不直則道亡。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欲存此直道。則惟用拙。若涉機巧。則直之存也希矣。老杜生平直道。故入世則拙。彼見夫用機巧者。則深惡之。雖有傾陽之性。而不爲時所容。是以於道雖存。而於世則拙。此詩開口說一箇用拙。

存吾道。蓋寧拙而存，必不肯避拙而亡道也。夫既拙於用，則與世相違，自合幽居無疑。然能存吾道，則與萬物之情相近，不似彼機巧者。艱深叵測，每至出人意表也。夫幽居雖遠，離君父而田野桑麻，亦被雨露之恩，飄零燕雀，同被生成之德，豈以幽居而遂忘君臣之義乎。此一聯見傾陽之性自在，而天涯涕淚老不忘君者，此也。況此幽居，既同被君恩而

又落得一種安閑無官守言責之交迫彼有  
職役者之村鼓何其急而我泛泛然若漁舟  
者何其輕也然則我可以從此老矣心以用  
拙道存而無世情之穢濁跡以幽居便靜而  
無人事之紛糾其可不謂之雙清矣乎今而  
後喜可知也此與畏人一首皆自明所以退  
隱之由而此尤兼有自得之樂意眞妙作也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含影漾

江流失學從兒嬾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承上章言既用拙幽居則一無所事亦一無所營矣如野色既芳而竹光益團團而直上江流雖漾而舍影自如如不動也夫充無事無營之極致則雖兒之失學婦之愁貧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間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渾如醉鄉之無榮辱尙何

修飾之文爲耶。雖蓬垢終日可也。使隱居者  
眞能若此。斯可謂之眞隱。而豈絕物鳴高者  
之所可擬耶。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烏下竹根行。龜開萍  
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  
長擊樽破。

此一詩有編於永泰元年居成都將去而作  
者。亦名屏跡。亦有編入於此。謂屏跡其二首。

者細玩其語意不似一時語姑闕其解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  
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海  
棕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  
僧識。

此以喻才大者之不爲人所識也妙在焉知  
身出羣一語寫得才人本無自眩自矜意較

之負鹽車長鳴者更高一等。

光祿坂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  
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  
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卽今多  
擁隔。

此避徐知道之亂而自綿走梓也。老杜惟草  
堂安居數年，其間仍有避亂自綿至梓一事。



落日山行而山色盡赤。寫盡日暮景色。而但聞鳥鳴不見行侶。則盜賊竊發。正其時矣。至此而追憶開元。可復得乎。言太平之無期也。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秋何足悲。惟因羣盜縱橫。使離家之客。寄書

爲難。此情實無以堪耳。夫高鳥盡而良弓藏。今則高鳥盤空而良弓早已置之不用。使之  
訕然空老。徵逐於眾人之中。以避亂而行。亦  
何爲乎。夫我本京兆杜曲之人。因避亂而秦  
隴。而川蜀。今復爲蜀亂所迫。歸路難尋。計惟  
有投三峽順流而下。以遊吳楚矣。是愈趨愈  
遠。何日而始得歸兩京。以復吾故土乎。言之  
可悲。職此故耳。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塗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秋夜未爲極長，而不寐者則怨其長。月影江聲，皆增人切怛者也。夫謀生計拙，至於無衣食而仗友生，其可必乎？其不可必乎？未歸之情，正茫乎未有畔岸也。書此以貽老妻，何啻

清歌喚奈何耶。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九日之歲時，無今昔之異。千古而上之黃花酒，與千古而下之黃花酒，同也。其爲追歡望遠，亦同也。而白髮之翁，筋力不同矣。此以見

世之閱人無窮而人之閱世寧有幾也。悲莫  
悲於此矣。又況了無好懷其所爲戚戚者非  
爲貧賤故也。內而一本同氣之親。亂離莫保。  
憂從中來。悲歌所不能已也。外而君國之重。  
太平未卜。臣心所繫。醉眼所不能忘也。此二  
者皆因於兵戈未息。與關塞不通。使我繫意  
無窮耳。夫少陵一生忠孝。除此二事外。豈復  
有芥其懷抱者哉。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題曰述古，而其旨則切指時事。此第一首。悲賢才之去國，出於勢所不能留也。夫賢才致用於世，一如赤驥足以超軼萬里，而今竟頓

長纓而悲鳴墮淚者何也。以善馭者之無其人耳。又如鳳凰從天而來。本以羽儀上國。何乃竟不終留。復高飛以去者。以此地之竹花不結實。無以贍其朝飢故耳。觀於物理如此。而賢才之出而從君。亦猶是也。假使其君不能善馭。而又無以使之樂飢。則彼賢人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豈能昧於進退之義。而不適其宜哉。蓋唐中興之時。幹濟中外。莫善於

鄴侯而李郭諸臣皆其所倚毗之重奈何以  
李輔國魚朝恩程元振之徒離間於其間使  
之或不安其位而急急以求去或不得其權  
而抑塞之幾於不免卽如少陵之間道生還  
葵傾向日而亦使之流離失所豈中興之福  
哉故述此所以悲不遇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  
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



嬴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  
鞅法令如牛毛

此第二首悲任用之非人也大學平天下一  
章言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人君惟以德懷民  
自然土地財用皆其所有未有棄德不用而  
先務財利者乃自小人進用則必以此蠱惑  
其君肅宗當靈武卽位之始猶有退然不安  
之意迨輔國良娣表裏爲奸教之以然疑忌

刻至離間其父子天性之恩而惟利是視此豈復有平治天下之道哉故少陵借言利中務本逐末二事說入言逐利而更至於逐利中之末則其苛細煩勞已甚不如彼務本者之猶得近於坦直也是逐末者之不如務本明矣若君子操治平天下之責則更當如舜專事道德而一切財利付之不言則穆穆皇皇何等尊崇天下之大以八元八凱分任之

而有餘矣。何至於效彼強秦之任用商鞅，專以法令爲事哉？夫商鞅以法令治秦，而亡可翹足待。秦用商鞅之法令，而二世以亡，何如虞夏商周之祚？卜年卜世，至數百有餘祀哉。有天下者，宜知所鑒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

百圖畫在雲臺。

此第三首悲唐中興之不任用良佐不能如漢光武之垂裕靈長也言三代而下中興之主則漢有光武矣雖其中興之故由於創始之君臣如高祖蕭曹輩之功德在於人心然而光武之中興亦必有賢才輔佐如寇鄧耿賈諸臣或爲濟時之良或爲羽翼之佐是以重開休運垂四百年之久而圖畫雲臺名傳

青史至今可考也。我唐之中興，固亦由於太宗之樹立弘達，而中興之日，亦非無良臣鄴侯汾陽臨淮諸將相惜乎其信任不專，致不能盡其謀慮，而禍亂相仍，終於不振，求其能如光武之垂休四百載也，難矣。然則述古者，正所以規諷於今也。凡此皆大經大政所關於宗社者，非小，奈何以詩藝目之哉。

杜詩言志卷八終